

政治算术

[英] 威廉·配第著

商务印书馆

政 治 算 術

[英] 威廉·配第著

陈冬野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60年·北京

William Petty

POLITICAL ARITHMETIC

本書根据日本岩波書店 1955 年出版的
大内兵卫、松川七郎的日譯本轉譯。

政 治 算 術

(英)威廉·配第著 陈冬野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 1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 107 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统一书号 4017·17

1960 年 4 月初版 开本 850×1168¹/₃₂

1960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字数 198 千字

印张 1—8¹/₈ 印数 1—3,500 册

定价 (9) 0.65 元

序 言

《政治算術》是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奠基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年)的主要著作之一，它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說的發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配第的“政治算術——這是政治經濟學作為獨立科學而分出來時的最初形式。”^①但是，配第的這本書並不是直接為了建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而寫的，它是另有實際目的的。

《政治算術》一書大約是在十七世紀七十年代初寫成的，那個時候荷蘭是歐洲最強大、最富裕的貿易和殖民國家，而法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實力也在不斷增長。當時英國資產階級的某些代表，對於自己同荷、法這兩大強國爭奪世界霸權的前途，表現了悲觀失望的情緒。配第撰寫《政治算術》一書的目的，就是想給英國資產階級鼓氣，論證“英格蘭的情況和各種問題，並非處於可悲的狀態”（本書第8頁）。

配第的《政治算術》明顯地反映了當時英國大資產階級奪取世界霸權和殖民地的野心。配第在書中引用了各種統計材料，用事實對比力圖證明英國完全可以超過荷、法兩國。同時，他還為英國如何爭取世界霸權作了策劃，提出了許多具體的建議。配第最後得出結論說：“對英格蘭國王的臣民說來，掌握整個世界全面的貿易，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的確是容易做到的事情。”（本書第82頁）

作為資產階級的代表，配第竭力攻擊貴族階層。在《政治算術》中，他採取了非常有趣的說法。他反對捐稅，認為捐稅把原來可以“利用貿易和武力使本國增加金、銀、寶石”的資財，從資產階

^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6頁。

級手中“轉移給除了吃喝、歌唱、游蕩、跳舞以外毫無能力的人”手中(本書第 35—36 頁)。但同時配第却建議替“靠行乞、欺騙、盜竊、賭博、賴賬生活的人”，設立一種特別的捐稅。他說：“與其讓這些人在容易受騙、疏忽大意而又善良的人們負擔的基礎上大量揮霍金錢，與其讓許多有才能的人由於惡劣的法律所引起的犯罪行為而喪失生命，使國家社會遭受損失，無寧從稅收中撥出一筆款項定期地和適當地發給所有這些人，更對公共的利益有利。”(本書第 35 頁)

配第宣稱資本主義私有制是永恆的、神聖不可侵犯的。他象所有資產階級思想家一樣，硬說資本和土地所有權是資本家和地主“經過多年的艱苦勞動和忍受極端痛苦而獲得的東西”(本書第 29 頁)。他認為，國家應當切實地用法律來保護資本和土地所有權，把它們“規定為和土地本身一樣地不動的東西”(本書第 28 頁)。

為了維護英國殖民者的利益，配第建議“把愛爾蘭和蘇格蘭高地地區的一切動產和居民遷移到大不列顛帝國的其他地方去”(本書第 52 頁)。我們知道，在克倫威爾執政時期，在反對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宗教鬥爭的掩飾下，英國資產階級和貴族曾大肆掠奪愛爾蘭人民的土地。配第也利用過那個機會，在愛爾蘭撈到了約五萬英畝之多的土地。配第在《政治算術》和其他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建議把愛爾蘭人民遷移到英國去做手工工場的工人或農場的農民，其目的在於想用這種方法來防止愛爾蘭人民的起義，以及更為徹底地劫奪愛爾蘭人民。

如上所述，配第的《政治算術》是為鼓勵英國資產階級積極去奪取貿易和殖民地的霸權而寫的。但在這本書中，配第也提出了許多就當時來說是非常獨到的經濟理論原理。這些理論原理是與統計材料混雜在一起的。

在《政治算術》中，配第第一次提出了科學的研究經濟現象的

方法。我們知道，重商主义者只限于简单地描述他們从社会生活表面所見到的現象。配第則認為現象的本身和現象的基础是不同的，并企图闡明現象的基础和寻找它們的因果联系。用配第自己的話來說：“我不采用比較級或最高級的詞語进行思辨式的議論，相反的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作为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說的問題，只进行訴諸人們的感覚的議論，借以考察在自然中有可見的根据的原因。”（本書第 8 頁）配第反对考察以主观因素为依据的原因，認為經濟生活領域同自然界一样，也存在着客观的規律。

但是，由于对外貿易給英国資產階級带来了巨大的財富，由于当时英国資本主义生产还没有充分发展，所以，無論在配第的方法論或經濟观点中，都还保存着重商主义的影响。例如他說：“产业的偉大而最終的成果，不是一切財富的富足，而是金、銀和宝石的富足。金、銀、宝石不易腐坏，也不象其他物品那样容易变質，它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財富。而葡萄酒、谷物、鳥肉、兽肉等等的丰富，只是一时一地的丰富。因此一个国家生产可以促使金、銀、宝石积累的物品，或者經營这类产业，比任何别的都有利。”（本書第 23 頁）在談到航海业的利益时，配第也一再重复重商主义者的議論。他認為“农民、海員、士兵、工匠和商人，在任何国家都是社会的支柱。”但是，“海員身兼上述四者中的三者。因为所有既勤勉又富于创造性的海員，不单是海員，而且既兼商人，又是士兵。”（本書第 22 頁）至于把农业与海員相比，农民也大大“逊色”。因为在配第看来，“一个海員的收入等于三个普通农民。”（本書第 50 頁）

配第思想中的重商主义影响，是逐漸地被放弃的。关于配第較晚所写的一本著作《貨幣雜論》，馬克思曾指出：“在这一部著作上，他的以前其他著作內所包含的重商主义見解之最后痕迹，也都

消灭了。”^①

在较早撰写的《稅課論》中，配第提出了关于劳动决定价值的萌芽思想；在《政治算術》中，配第又以这个思想为依据，說明了劳动分工的利益。他在举例时說：“譬如織布，一人梳清，一人紡紗，另一人織造，又一人揀开，再一人整理，最后又一人将其压平包装，这样做，和只是一个人笨拙地担任全部操作比起来，經濟得多。”（本書第 23 頁）在配第看来，劳动分工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商品的价值。

配第在《政治算術》中，犹如在其他著作中一样，把剩余价值和地租混为一談。不过在《政治算術》中，他却第一次說明了地租（剩余价值）和工資在数量上的关系。他認為，农产品的价值分为工資和地租：“假定小麦价格一蒲式耳为五仙令即六十便士，而土地地租为土地收成的三分之一，这样，在六十便士中，就要有二十便士归于土地，四十便士归于农民。”（本書第 32 頁）根据这个見解，配第作出了一个重要的結論：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工資的提高一定会引起地租的降低。配第的这个思想为后来的李嘉图所发展，李嘉图把商品的价值分为工資和利潤，認為工資与利潤是相互对立的。工資愈高，利潤則愈低；相反地，工資愈低，利潤則愈高。

配第在《政治算術》中还探討了剩余价值的另一个形式，也就是他称之为“貨幣地租”的利息。按照配第的意見，貨幣所有者都能够購買土地取得地租，因此，貨幣應該跟土地一样，会产生收益。由此可以說，配第是发现了利息的自然基础。他把利息和地租等同起来，并且反对利息的法律統制，他認為利息的高低是由貨幣量的多少来决定的。他在談到五十年間利息率从百分之十降低到百分之六时說：“利息的降低并不是由于为这个目的而制定了法律的

^① 馬克思：《批判史》論述。見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42 頁。

結果，現在只要有有力的担保，便能借到利息更加低的貸款，因为利息的自然降低是由于貨幣增加的結果。”(本書第 73 頁)配第把利息的降低歸結为由貨幣增加所引起的說法是錯誤的。因为他混淆了貨幣和資本。我們知道，利息的高低不是由貨幣的供求量來決定，而是由借貸資本的供求量來決定的。貨幣不仅在質上與借貸資本不同，而且在量上也不相等。

本書是从日譯本轉譯的，書末附載了日本松川七郎关于本書的解題，对《政治算術》的結構、思想淵源有較詳細的分析，可以供我們研究這本著作作參考。應該指出的是：這篇解題有很大缺點，作者一方面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对配第經濟思想的分析和評價，一方面也摘引了資產階級學者的許多論述材料，而作者对待這些不同性質和觀點的材料，采取一種客觀主義的態度，对後一種材料缺乏分析批判。同時，作者对配第在經濟學說史中的地位，有些估計是不夠恰當的，对于配第思想的階級局限性也沒有交代清楚。這是我們在參考時要加以注意的。

沈志求

1960年4月

Political Arithmetick,

O R

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Extent and Value of Lands, People, Buildings; Husbandry, Manufacture, Commerce, Fishery, Artizans, Seamen, Soldiers; Publick Revenues, Interest, Taxes, Superlucration, Registries, Banks; Valuation of Men, Increasing of Seamen, of Militia's, Harbours, Situation, Shipping, Power at Sea, &c. As the same relates to every Country in general, but more particularly to the Territories of His Majesty of *Great Britain*, and his Neighbours of *Holland*, *Zealand*, and *France*.

By Sir *WILLIAM PETTY*,
Late 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Printed for *Robert Clavel* at the *Peacock*,
and *Hen. Mortlock* at the *Phoenix* in *St. Paul's*
Church-yard. 1690.

总目次

呈辞	3
政治算术	
原序	5
本論文的主要結論 ^① (目次)	
第一章 即使是小国而又人口少, 如果它的位置、产业和政策优越, 在财富和力量方面, 还是可以同人口远为众多、领土远为广大的国家相匹敌。在这方面, 特别是航海和水运的便利起着最显著而又最根本的作用。	11
第二章 某种赋税和杂捐, 会使公共财富增加而不是减少。	34
第三章 法国, 由于天然而永久的障碍, 不论现在或将来都无法在海上超过英格兰人或荷兰人。	44
第四章 英格兰国王的人口和领土, 在财富和力量方面, 就天然情况而论, 同法国的人口和领土有大体 ^② 相同的重要性。	51
第五章 阻止英格兰强大的种种障碍, 只是偶然的和能够消除的。	65
第六章 英格兰的权力和财富, 在历史上加十年中有了增长。	71
第七章 以英格兰国王的臣民全数开垦的十分之一——就是正租地进行征税的话, ——可以充 ^③ 地租十万 ^④ 、三万 ^④ 名骑兵和四万名水兵, 以及政府经常和临时两方面所有开支。	74
第八章 在英格兰国王的臣民中间, 还存在着足够的每年可以比现在多取得二百万镑收入的游闲人手, 并且经常存在	

① S本(苏斯威尔[Southwell]手抄本,下同)没有“主要结论”表(目次)。R本(罗林森[Rowinson]手抄本,下同)有。——赫尔(C. H. Hull)

② R本没有“大体”两字。——赫尔

③ 正文为“一万”,参看本书第74页。——日译者

④ 正文为“四万”,参看本书第74页。——日译者

着为实现这一目的所需要的充分的,适当的职业。·····	76
第九章 我国拥有经营本国产业的足够资金。·····	80
第十章 英国国王的臣民有经营整个世界贸易的充裕而 便利的资本。·····	82
〔附录〕 松川七郎:关于《政治算术》(解题)·····	85
一、写作经过·····	86
二、方法——政治解剖、政治算术·····	92
三、构成和内容·····	97
(一) 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章):荷兰和法国国力的对比·····	99
(二) 第二部分(第三章—第五章):英格兰和法国国力的对比·····	106
(三) 第三部分(第六章—第十章):英格兰国力的增长·····	112
(四) “数学、重量和尺度”的意义:政治代数学·····	118
四、结语·····	123

呈无上英明的国王陛下^①

敬肃者

在陛下荣登万福的王位之际，千万人民都千方百計想恭献某种最称心的賀礼。因此，我也不揣冒昧，将先父很久以前所写的旨在說明英格蘭王国的力量和威势的一本书，随呈献上。

这本书，先父題名为《政治算术》^②。因为，不用說关于統治的事項，就是同君主的榮耀、人民的幸福和繁盛有极大关系的事項，都可以用算术的一般法則加以論証。千万人都把先父看做是这一启示方法的发明人^③。这种方法，就是用一些科学原理來說明世界中混乱而錯綜的情况。如果不是怕引起法国人不滿的話，它应该在很久以前就公諸社会，并获得追随者，这一短篇論文所述的道理也許不必等到今天，早就得到改进，以便增进人类的福利了。

本书的出版，一直为了庆祝陛下登极的盛典以及滿足学者对于現代的期望而延擱了。通过本书的出版，我就可以給仁慈的先父的遺著，带来某些荣誉；同时，这件事如能多少表示我对最偉大的国王的效劳、尽忠以及敬畏的至誠，那么我的最高宿願也就达到了。

陛下的最忠誠而恭順的臣

謝耳本^④

^① 在 R 本和 S 本中，有原作者致查理二世的呈文。S 本中的呈文如下。——赫尔。（这篇呈文写到中間停下来了，按照原样譯出。——日譯者）

“呈无上英明的国王陛下

願我的話能够符合陛下的心意。

在經過思考以后，还完全不承認算术这一門学科有价值的人，是极少数的；同时，認為极有必要把算术应用到收入事項以外的国家大事上面的人，也是极少数的。因此，我們就为正在努力使自己成为陛下的合格的僕人的年青貴族們，大胆地在得出本論文中的十点政治性的結論上面，揭示了常見而平易的計算的效用。

这里，我衷心希望陛下能饒恕我将庸俗的技艺运用在具有崇高性質的各种問題——我自己的职业和能力所不能接触到的各种問題上面。但是，不論如何堅固、如何高貴的事物，都必須建立在通俗、平凡的基础上，所以我衷心希望，我做了这件事情，决不是狂妄非分，同时，也不至于受到陛下的叱責。这也是因为，无私的努力……”

② 配第似乎是这一有名的术语的发明人。这个术语出现在附在配第所著《論二重比》(1674年)前面致新城公爵(Duke of Newcastle)的信件的一节里。因为它反映了配第本人对新科学的看法，所以引述如下。——赫尔

“奥格耳爵士(Lord Ogile)现在正深切注意教育他的儿子，要将他的儿子培养成杰出的人物。我拜訪了爵士，不单教公子一些数学上的知識，而且也教以各种各样的事物、材料及現象，使他把数学运用到这些东西上面。我所以这样做，是由于我認为这是我对爵士的服务，同时也是表明我对爵士历来努力的謝意。因为抽去事物、材料、現象的綫和数字，就如同沒有弦的或者沒有彈者的琵琶一样。因为，爵士樂！)在世界上尚有值得进一步加以提倡的政治算术和几何学的正义(Geometrical Justice)。世上的錯誤和缺陷，即使能用机智、修辭和利害关系加以掩飾，但决不能因此就获得医治。原因是：医治人世的虛伪、不平衡及自相矛盾，决不是靠罗列修飾得极好的、押韵的美丽辞句，并借助于最美妙的風琴有节奏、有抑揚的伴奏，以及冗长的說教所能做到的。至于滿篇自我吹嘘、听来很悅耳而且在形式上修飾得很动听的一派胡言，就更不会起什么作用。这一情况，无异于将白兰地酒或蜂蜜接进質量低劣的葡萄酒中去，沒有絲毫作用，或者把大量胡椒或糖倒入燒坏的菜肴中，不会有絲毫作用；因为事物是不希望被搞坏的(Nam Resolunt male administrari)。”这被看作是第一次使用“Political Arithmetik”(政治算术)这一术语的例子。(鮑尔[S. Bauer]:《政治算术史》，見帕尔格雷夫[Palgrave]的《政治經濟学辞典》第1卷，第56頁。)但是，配第想出这一术语，比这更早。他在給安格烈沙爵士(Lord Anglesea)的信中(1672年12月17日)，就用了这一术语。(菲茨莫里斯[E. Fitzmaurice]:《威廉·配第傳》，第158頁。)同时，在本書的序言中也写着：把本書作为“我很久以來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赫尔

③ 参看：C·达芬南(C. Davenant)《政治和商业論文集》第1卷，第128頁。
——赫尔

④ Shelborne(Shelburne)是配第的长子，名叫查理(Charles Petty, 1673—1696)，1688年被叙为爱尔兰的貴族，成为第一代謝耳本男爵(Baron of Shelburne)。——赫尔

原 序

人們当自己时运不佳、或对自己的事业感到悲观失望时，(象少数人所想的那样，) 不仅不对降临于己身的灾难竭力加以抵抗，反而放弃一切努力，消沉頹丧下去，甚至连可能挽救自己的办法也不去考虑和采取。作为国家社会的一个成員的我，考虑及此，認為首先应对共同事业处于怎样的状况，有明确的了解，其次，如果有所怀疑，应往其最好的方面設想。因此，对于有可能使我对公共福利所抱的希望减少的一切因素，我都將細心地加以考察，如果没有有力而明确的根据，就不輕易絕望。

因此，我認為考察一下下述的各个信念是适宜的。以我个人所見，这些信念非常广泛地流行于世間^①，对一部分人发生极大的影响，并且貽害千万人。

許多人对英格兰的福利所抱的不安^②

他們認為：由于土地地租普遍下降，加上其他許多原因，整个王国日趋貧困^③；在整个王国中，以前黄金很多，但是現在，金、銀都甚为缺乏；人民所需要的行业和职业沒有了；而土地却又缺乏人手；

① 关于查理二世时代英格兰产业衰退的看法，参看洛謝(W. Roscher)：《十六与十七世紀英国国民經济学史》，第74頁，以及蔡尔德(J. Child, 1630—1699)的《貿易新論》(New Discourse of Trade)的序文中所列关于“貿易的損失”的可惊的統計表。該書是1669年以前写的，出版于1693年，它无疑是反映了当时的輿論。

——赫尔

② 关于标题，参看本書第11頁注二。——日譯者

③ 关于地租是繁荣的指标这一点，参看以下二書：W. 肯宁汉：《近代英国工商业的兴起》第2卷，第191頁，派頓(Patton)：《李嘉图的解釋》，見《經济学》杂志(季刊)第7期，第324頁。——赫尔

賦稅項目繁多而且很高；愛爾蘭和美洲殖民地及王國新增加的其他領土，成為英國的沉重負擔；蘇格蘭一無用處；產業景況普遍可悲地衰退了；⁵在海軍力量的競賽方面，荷蘭人正緊緊地追趕在我們後面，而法國人則正要迅速超過英、荷兩國，看來他們是既富有又強盛；法國人之所以不蚕食鄰國，僅僅是因為他們稟性溫和；歸根結底，英國的教會和國家正面臨着和產業所遭到的同樣的危險。此外，還有許多暗淡的暗示，在這裡我不想再重復下去，相反的，我要把它們加以消除。^①

英國的弊害 ·
英國的改進

下述的情況，的確是真實的。這就是：對外國商品的支付最近達到很大的數額；我國的銀器如果不做成銀器而鑄成貨幣，將對產業發揮更大的

① 配第的這一整段，正如末尾一句所指出的那樣，幾乎按照原意概括了羅吉爾·科克(Roger Coke)的如下論文：

英格蘭的國家和教會都同它的貿易一樣遭到危險，這一論題已得到證明。(科克：《論文集》第1卷)本書系由兩篇論文組成，頁碼和折頁碼都是連續的，第91頁有下面的標題：荷蘭貿易增長的理由。荷蘭貿易的增長可以由使得荷蘭人比英格蘭人更善於經營管理貿易的原因得到論證；因此荷蘭人的貿易的改善大大超過英格蘭人。(《論文集》第2卷)科克說，向美洲殖民地的移民，使英格蘭價值很大的產業衰退了。就是說，英格蘭在取得各殖民地以前，在毛織品織造業方面——因從事這一行業的人手不足——每年損失了四十八萬鎊；在漁業方面損失了一百三十七萬二千鎊以上。並且說：“現在我們還要使這種缺陷更加擴大，那就是，大力鼓動本應保衛英格蘭既有產業的所有青年和工人，使他們躍躍欲投入殖民地的產業。”(《同書第16頁)愛爾蘭也由於同樣的原因，變得對英國不利。(《同書第19—20頁)在海外貿易方面，荷蘭人比英格蘭人更低廉地售賣了更多的商品，他們所得到的利益愈益增大，因此，他們現在已經有了飛躍的發展，以致世界上有那一個國家能夠控制荷蘭，已經成了問題。(《同書第128—129頁)奇怪的是科克幾乎沒有提到考爾伯(J. B. Colbert, 1619—1683)統治下，法國的敵對關係。列托蘭伯爵士(Sir Roger L' Etrange, 1616—1704)所著《論漁業》(1674年)一書說：荷蘭人和其他國家的人民在陸地的領海中打捕的鱈魚、青魚、鯪魚(鱈魚的一種——日譯者)的價值，數年平均不下一千萬鎊。“這個估計，曾被多次公布，并被承認為沒有問題可以通用的。”(《有關青魚捕撈業的一些很有價值的論文》，倫敦1751年版，第45頁。此外參看本書第20頁注一。——赫爾

效用；本来只应该依据自然规律、传统习惯和一般人的支持来办的许多事情，也受到法律的限制；最近的內战和瘟疫所造成的人的伤亡和破坏极为惨重；倫敦大火及恰特姆事件的严重損失^①，在世人中間产生了对我們国家有害的想法；不信国教的人^②增加了；爱尔兰人对于定居已經感到不能忍受；居住在爱尔兰的英格兰人——不得以外侨自居而要求和外国人进行貿易——索性和住在英格兰的同他們有关系的人进行交易。即使上述所有情况都是事实，（同时，同它們相类似的情况，經常到处都有，）也不能否認另外一些情况：倫敦的建筑較前宏大而华丽了；美洲殖民地已經拥有四百艘船只；东印度公司的股額已达到資本的近二倍；提供可靠抵押品的人能以法定利息借到款項；建筑材料（甚至連柵木）几乎沒有漲价；有的东西还落价，这对倫敦的重建有利^③；交易所中和原来一样，商人拥挤不堪；街道上的叫化子和因盜窃等罪名而被判处徒刑的人，沒有原来那么多了；大馬車的数量与其裝飾的华丽，都非从前所能相比；公共劇場甚为华丽；国王的海軍和近卫队比历次事变以前都更加强大；祭司富有，大教堂正在修复中；由于許多土地都經過了改良，食物价格稳定，以致人們反对为了得到更廉价的食

① 指 1667 年 6 月 10 日荷兰艦隊开进泰晤士河，炮击恰特姆，燒毀了停泊在恰特姆的英国船只的事件。（馬汉[Mahan]：《海上强国对历史的影响》，第 132 頁——赫尔。）据说，这个事件是由于整个英格兰艦隊因軍費困难陷于完全瘫痪状态而引起的。（克拉克[G. N. Clark]：《斯图亚特王朝后期》，第 65 頁）

② 配第所指不信国教的人大概包括羅馬天主教徒在內。在他的《进一步考察》一書中，将不信国教的人列入反对国教的人当中。——赫尔

③ 科克承認，由于英格兰的木材質量良好，經久耐用，抵消了荷兰人一向享受的利益——造船費只需英国造价的半数。但是，他認為英格兰所有最优等的木材，終会几乎全部被浪費和耗尽在倫敦的重建上面。因此，科克不能理解这样一个問題：将来英格兰人建造的船只，怎么能不比荷兰人、丹麦人或法国人以三倍价格建造的船只差。（科克：《論文集》第 2 卷）——赫尔

物，准許爱尔兰的家畜进口。总之，只要人們肯付出一般程度的劳力，沒有一個人會感到生活困难。虽然有些人比別人貧困，但这不是現在才开始有的，以后永远是这樣。同时，很多人生性爱发牢騷，嫉妒心重，但这也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道德。

上述这些一般性的观察和世人仍然在吃喝、欢笑的情况，給我以勇气并促使我想，如果可能的話，去安慰其他的人，讓他們知道，英格兰的情况和各种問題，并非处于可悲的状态，因为我对此已經感到滿意。

作者立論的方法和态度

我进行这种工作所使用的方法，在目前还不是常見的。因为我不采用比較級或最高級的詞語进行思辨式的議論，相反的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作为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術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的想說的問題，只进行訴諸人們的感觉的議論，借以考察在自然中有可見的根据的原因。至于那些以个人的容易变动的思想、意見、胃口和情緒为依据的原因，則留待別人去研究。这里我敢明白地說，老实說，以这些因素(容易变动的思想等等)为依据，(即使这些因素可以叫做依据，)是不可能談透彻的。这种情况无异于擲骰子不能預言出什么点，也无异于：即使运用迄今发现的有关投射綫和反射綫的最精密的知識，(如果不經過长期練習，)也无法打好网球、台球和滾球。

我①的命題和假設的性質

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它們构成我下面立論的基础)来表現的各种观点和各个命題，都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不会有明显的錯誤。即使这些观点和命題，本来不是真实的、明确的，如果运用国家权力，也就能

① 原文用第三人称，这里照中国习惯譯为第一人称。——譯者